

刺她一劍了，可是，我誤會了，我錯了，這原只是個小傷口，而且會結疤的……。」

「而且割掉又來不及了！」

「現在確有一些真正友情的聯繫，才可得

林茂雄

手足之情



司晨的雞開始啼叫，熾微的晨光從東邊冉冉地射出。一盞暈黃暗淡的燈泡，照在阿民光著膀子的身上，下面穿條米黃色的卡其短褲，站了起來，兩手往褲邊搓了搓。張開黏澀的睡眼，一夜飽眠的快感，浮現在臉上。看到睡在身旁的小寶，紅紅的小嘴巴輕輕地張開，還在酣眠，一隻腳橫放在母親的肚上，素華也真是困死了，孩子尿了床，濕了她的裙子下襬也還不知道，阿民過去把手搭在他女人的肩頭，推了幾下，沒有什麼反應，拍拍嘴邊，素華本能地將他的手撥開，翻過身換個睡姿，也沒有理睬他，在她身旁剛過度醉的查埔仔身子抽搐一下，哇哇的號哭起來。

靜寂的空氣在清晨的農村，為小孩的哭鬧聲所劃破。

「素華，素華緊起床，囡仔啼甲這大聲，」揉揉惺忪的睡眼，她坐直身子，把小孩抱在懷裏，嘴裏嘟嘟地逗著孩子，一邊替小寶換尿布，一邊聽著阿民的叫聲在耳邊響著「緊去煮早頓，那抹我會坐沒到車班。」

女人看阿民一眼，似乎要開口，他知趣的離開房間。打開房門，迎面襲來一股露濕的寒涼，赤裸的上身雖有點寒意，但不一、二十分鐘，就會全身濕黏。他到廚房拿起一把菜刀，左腋下摟著兩捆牧草，走到大庭邊，在牧草下邊墊著一塊砧板，蹲下身把牧草切碎，當菜刀接觸到木砧時，使勁地響著嘟嘟嘟嘟。切完了這些牧草，他站起來伸伸腰，用手背抹去額頭上的幾串汗珠。這時竈腳傳來女人洗米煮粥和洗鼎炒菜的聲音，只是機械性的聲響，但他心頭却升起一股莫名的喜悅，也許這其中蘊涵有情感吧！本以為她會為昨晚發生的口角氣得不為他煮飯，而現在連這個顧慮也是多餘的。

「鵝，咯咯咯咯，鵝，咯咯……」就像是裹小孩吃飯，他的嘴巴咿咿唔唔地叫著。把鵝

棚的門打開，老母鵝帶小鵝般似地一隻一隻搖頭晃腦的溜了出來，饜享這清晨的陽光和主人為他們準備的早餐。

東摸摸，西弄弄，倒是忙了一會兒的功夫。素華也準備好了早餐，等他來吃。「民仔。煮熟囉，可以來呷囉。」

一道暖烘烘的日光射進屋內，竈頭在燒滾水的乾柴僻僻響。素華橫斜地坐在竈旁的小檯子，加添一束束乾脆的樹枝。她的臉上由於強熱的照射而呈現特別的紅暈，顯出稍有不耐煩的神色，然後盤著腿，側著身子把那圓圓大大的眼睛移向正在吃飯的阿民。「……嗯！明明知影這時拈該捻土豆，厝內當沒閑，阿良也沒返來門相工，只會留在台北。哦！誰不知都市發展，卡好剃頭。我講嘛，現在的讀冊人真是呷閒飯，……」伊一壁喝粥，一壁聽女人在那裏嘮叨，一語不發地斜睨女人一眼，當眼光和她相接觸的剎那，一股酸酸澀澀的心緒湧上心頭，總覺得能夠給她的實在太少了。

「阿叔仔呷到這大漢，若說伊會讀冊真乖巧，卻又不知作大兄、大嫂的栽培伊的苦心。厝內是省吃省用，我也罕得做件新衫穿，到處張羅給伊註冊去讀大學。現在會飛天、會鑽地了，放假這麼久也沒看著一個人影，也是寄一張批倒返來，真乎人替伊擔心。」

「素華，我對妳實在真不住。妳嫁過來三冬，也沒給妳快活著。每工厝內這多代誌要做，又要去園種作，我實在……。」

「噯，免講了，這總是一字『緣』字，誰叫我當時去煞著你。好命歹命也是天註定，只要你心肝內還有我這個作牽手的，我就真滿足了。」她嗽著嘴巴笑了，兩個眼睛向上挑，望著阿民，伊也給她行個深深的注目禮，彼此享受那視覺接觸的快感。夫婦倆若有共同的命運感，不必什麼汽車洋房的，即是天底下最大的

幸福。

一個藏青色的包袱攜在手上，路上碰到很多人問他要去那裏，他只是露齒微笑點頭「早」的招呼一聲，急急地踏往車站的路上。其實這也不是什麼具有規模的車站，馬路邊的一家商行，一條長長的石板桌上擺滿形形色色小孩子吃的「鹹酸甜」，後面有幾張木椅，已有兩個人在等車。一個是穿迷你裙的，臉上塗的是青一塊，紅一塊，像極了讀書時代畫美術的調色板。眼睛無神地四處張望，不時地站起拉拉迷你裙的下襬，深怕被別人窺視到什麼似地。儘管面部撲上一層白粉，仍掩飾不了古銅的膚色。另一個是火炮叔的後生，今年剛從鎮上的高工畢業就去三重一家印刷工廠做事，至今大概還不超過一個月的工夫吧。店仔的外面掛著一個漆上白色的木板，上面橫寫幾個鮮艷的紅字「往台北·高雄遊覽車」。

過著緊張忙碌生活的都市人都以為農家生活閑適清幽，與世無爭，並嚮往那空氣新鮮且沒有充滿噪音的環境。但是到了三更半頃時，真是沈靜地可怕，偶而從天花板傳來壁虎的叫聲和家犬的狂吠，給本來就寧靜純樸的農村，增添幾分霧濛濛的神秘色彩，住在鄉下就得忍受牛糞、鵝屎的熏天臭味，還好人的嗅覺是最易疲勞的，而且還要隨時注意腳下中彩——踩著牛糞。不過牛糞的味道再摻雜著泥土的清香和濃厚的人情味，却構成一股巨大的特異魅力，它深深地吸引著曾為這塊泥土所孕育成長的每個人，令他感覺到這是他大自然的家。

遊覽車飛奔在沿海公路上，路旁兩列木麻黃不停地向後面倒退。往車窗左邊望去，在不是很遠的地方可以看到台灣海峽的海水，滾滾地流來流回，襲捲著海岸。車子駛近海口地方，海邊呈現一大片、一大片的海埔新生地，在更更遠處看到幾團黑影在阿國搖晃不已，看不清

楚他們是否在插蚵仔。滄海桑田，眼前接觸到這自然界變遷的景象，怎能不令人感慨呢？掏出一根長壽腳在嘴裏，座位前排的兩位小姐一直滴咕著沒完，他右手肘部放在椅子的扶手，手掌托住下巴的重量，轟轟的引擎聲和風聲在耳裏吶喊……

一個下西北雨前的下午，氣溫似火爐般地炎熱，哥哥在厝前的大庭斬蔗種，一根根細細長長的白甘蔗，很快地就變成一節一節的蔗種。一共有三個人來幫忙，大家嘴裏嚼著檳榔，一半兒工作，一半兒聊天，口裏的血紅液體，此起彼落地吐在地上。鼻樑上戴有一付眼鏡的李士良手裏緊握一分報紙，從北頂鄰長的厝內跑出來，到家裡看到哥哥就興奮地叫出來：「阿兄，我考著啊！我考著啊！」

弟弟上氣接不著下氣地跑來，大家都以好奇驚異的眼光，金金看伊，素華在廚房也被他興奮的歡呼，甩掉兩手的潮濕出來看個究竟。同時，有些人也圍過來在他兄弟二人的四週。弟弟打開那份印有甲組名單的報紙，右手在抖顫，食指也跟著在密密麻麻的鉛印字上比了幾下，但很快地就在最上一欄的左方，找到「李士良」三個字。這時，有幾個老一輩的村婦，也跟著擠過來仔細看一眼，對這白紙上的黑字，似曾相識般。由於家境的關係，哥哥自己讀到初中就沒有繼續唸下去，而今天他栽培的弟弟也能夠考進大學的工學院，興奮心情油然而起。伊左手重重地按在阿良的肩頭，道：「阿爸阿母在九泉之下，若知影你今仔日考著大學，不知要按怎歡喜才對？」眉宇之間露出揚氣的神色「我以前甲你講過，你的命運真旺盛，不但是考著大學，將來就是要提個什麼博士、博士的，是沒啥問題。你真是努力了，咱這個公族仔你是第一隻王牌，總講一句，也是祖公、祖媽有在保佑啦。」

弟弟進到屋裡後，哥哥仍在那裏向左鄰右舍的人大蓋特蓋李士良是如何的聰明，和苦讀的情形。大家聽的津津有味，也跟著高興起來。住在鄉下，就是喜歡大伙的熱熱鬧鬧，三一小拜，五日一大拜，大戲和布袋戲的鑼鼓聲，經常可以聽到。前一年，大目仔伯的老公考取一所師範學校，就有很多人送鞭炮去他家，其情形要比人家娶某嫁的還來的熱鬧。

第二天，哥哥和嫂嫂在吃早餐時，卻沒看到阿良過來吃飯，哥哥就去阿良的房間。

「阿兄，我想我還是免去台北讀冊啦！我已經考慮了一暗暝，國立大學的註冊費雖然沒真高來講，但是生活費也是很可觀的。而且厝內是在種作，欠腳手幫忙，你已經為小弟做這麼大的犧牲，我……」散發著智慧靈氣的目光望著書桌面，推一下眼鏡，聲音低沉而哽咽的說道。

哥哥聽了這些話後很是氣憤，罵道：「你這嘛在講啥？我甲恁阿嫂就算是做牛做馬的，也要栽培你到成功，那無要按怎向死去的老爸老母交代。別人是考沒學校通讀，鑽坑鑽縫的也要撿個學校來讀，你是有學校、不去讀……三三三三三，不通再惹惹想啊。」

李士良靜默著，無言以對。經過這次的訓誨，他內心對哥哥更加敬仰，「我一定要好好用功，不通辜負伊的希望。」

座位前排的兩位小姐嗑著瓜子，兩張大嘴巴仍不疲乏地談了一路。這時日頭已經過了半埔，天氣昏熱，兩只耳朵還要不停地接受前排傳來的轟炸。

車子在三重下了交流道後，有五個人在三重市下車，然後車子駛過台北大橋，進入市區。車水馬龍，高樓矗立，映入眼簾的是一棟接續一棟的建築物，很少看得見那屬於大自然的景緻。這些人工造作的景物，對阿良產生不了

絲毫的眷念之意。不然的話，他早就可以賣掉那些田產，到北部來大幹一番。

他很高興地找到阿良，高高瘦瘦的身軀，但比起高中時代的他，更結實勇健，皮膚也晒黑了。生活的狂風暴雨，並沒磨蝕掉他那慣有的哲學味道和書香氣質。

「現在放假了，你爲啥不倒返去厝？」

「阿兄，你以後不需要寄錢來啊。」推一推鼻樑上的眼鏡架，「阮本來有四、五個同學要去梨山菓子園種作，後來因爲那裏常常落雨，所以沒去。現在留在台北找事做，昨天才去分廣告單，一天就賺了四百多塊。頂禮拜阮還做了一筆小生意，是印轉學考試的考古題目，賺了近兩千元。」

哥哥很欣悅的看到阿民能夠這麼自立，「你若感覺按呢好，就按呢吧！呷到這呢大，已經可以自立啊。不過你要知影一面讀冊，一面賺錢是真艱苦噢。」

「你放心，我會慢慢習慣的。對啦！我最近還找著一份家教的工作，是教一個升國中的學生，一個月差不到有二千多塊，下一個禮拜開始上課。」

「這樣我就放心了。不過也應該找個時間倒返去厝看看，你離開故鄉到現在已經有一冬了。」嘴裏掛著「放心」，但內心又真有點擔憂弟弟那未曾與社會接觸的單純心靈，一時能否適應生活的變化，拒絕大都會生活形形色色的誘惑。

阿良關切的問道：「阿嫂甲小寶好嗎？」

「真好，隴真好。小寶比你細漢時還要巧，什麼都會似的。」由於弟弟很有出息，所以他對兒子具有更大的信心，以堅定有力的口吻回答道。

那年中秋過後的一個深夜，一襲瘦瘦的身影兒，跟隨著月光在地上搖曳起來。剛剛才下

過雨的路上，顯得泥濘，空氣充滿濕潤。一個青年模樣的人，拖著一個皮箱，背上揹一個旅行袋，精神恍惚猶疑，在屋外徘徊流連。這時附近的狗吠聲相應而起「汪！汪！」擾人難眠。阿嫂用力推開房門，看到前面有一人影她向前定神一看，驚訝叫道：「敢不是阿叔仔嗎？」

她就過去幫著提皮箱，「趕緊進來，你爲啥沒有叫門，一個人愁愁地站在外面。」

阿良的髮角仍不停地滴下水珠，上身亦是濕漉漉的顯然沒有躲過剛才那場雨。

哥哥見他現在回家，也頗感詫異，「現在敢不是才開學而已，哪有時間返來，是在想厝嗎？」弟弟突然回來，他意識到某種嚴重的事在發生著，尤其是見到他臉上那無助失落的神情，使得他更加確定這種想法。「返來看看也是好，不通歸工龜站在學校的圖書館、實驗室，以後變一個書呆就真可惜。」

燈泡光亮地照在阿良疏朗的眉目上，他不敢正視他哥哥，目睛眨了幾下，顴骨的地方和臉頰流過一股濕熱的感覺。

他低垂著頭，雙腳跪落在哥哥面前，「我做錯了，我沒面子返來厝。我真見諒乎恁感到失望，一切的苦心隨是枉費的。」

阿民見到這突發的事件，一時身子抖索索地顫動，伸出手趕緊把弟弟扶起來。「看你這款無頭無神的，到底是爲啥代誌？攔按怎大的錯誤也是有通補救，不通動不動就流目屎，乎厝邊頭尾看到是成啥體統，緊起來。」

阿嫂這時取來一條沾了水的毛巾和一杯開水，他含了一口，後吞下低聲說道：「我被學校退學了。」

夫婦倆人憂心忡忡地聽他說著。

他家教學生的家長是一位台灣木業界鉅子，在國內就有一家工廠和三處分公司。學生的母親是人家的姨太太，她先生由於生意的關係

，一年要到東南亞四、五次，即使人在國內，也並不經常陪伴她母女二人。李士良和她在情感上發生了糾纏，頭先是每週上課二次，到後來每天晚餐都在學生家用的，最後終被她先生察覺，將他報去學校。訓導長對這件事感到非常憤怒，終以在校外行爲不檢的理由將他退學。

「已經是過去了就不要再去想它，這也是給你一個教訓，以後自己要堅持點。」哥哥知道現在他脆弱的心靈不能夠再承受任何新的打擊與責備，所以安慰他說道。素華遞過來一條濕毛巾，他就擦去阿良臉上的幾道淚痕，然後毛巾放在阿良手上，「一切從頭再來，阿兄永遠是相信你的天資超人。先回來做做農事等著去當兵，當完兵重新再報考大學，只要你有自信，一定會成功的。」在哥哥的面前，現在阿良感到自己是多麼的卑微渺小，雖然他以前總是認爲阿民只接受有限的教育，……。

室內的空氣頓時被凝住似的。素華道：「阿叔仔，看你歸身軀渾身淡糊糊，我已經放好燒水，你緊進去洗個身軀。」

他心裡想著：是啊，我該去洗個澡。澄清一下思慮，忘掉不愉快的經驗，繼續爲前程奮鬥，因爲生活是充滿了CHALLENGE。經過每一次的挑戰應顯得更爲堅強。滿腔愁緒已漸褪去，爲著明日的希望再次激起無限的熱情和充滿幹勁。

每一個人即使在最困厄艱苦的環境中，亦不放棄自己的成長，抱著偉大生命情操，盡其在我，能如此再怎麼平凡的人也是一樣偉大、有自尊的。

六十七年九月四日完成